

灾害心理准备度的研究进展

郭晓宣¹, 毛孝容², 罗银霞¹, 曾霞³

摘要:提高灾害心理准备度可以减轻公众及救援人员的灾害心理危机,提高其应对能力。阐述灾害心理准备度的相关概念、主要评估工具及影响因素等,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如性别、年龄、经济能力、学历等)、灾害经历、灾害相关急救培训、心理因素,并提出提高灾害心理准备度的建议,为完善我国灾害管理机制,提高个人灾害心理准备度水平及灾害应对能力提供参考。

关键词:灾害; 灾害准备; 灾害心理准备; 灾害应对能力; 灾害管理; 综述文献

中图分类号:R47;B845.67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4.18.121

Research progress on disaster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Guo Xiaoxuan, Mao Xiaorong,

Luo Yinxia, Zeng Xia. Medical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Improving disaster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can reduce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the public and rescue workers,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cope with disaster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levant concepts, main assessment tool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saster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including demographic factors (such as gender, age, economic ability, educational background, etc.), disaster experience, disaster-related first aid training,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enhancing disaster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disaster management mechanism, increasing individual disaster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and disaster coping ability.

Keywords:disasters; disaster preparedness; disaster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disaster coping ability; disasters management; literature review

2022 年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减少灾害风险评估报告》^[1]指出,全球灾害风险呈现上升趋势。我国作为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种类甚多,其中以洪涝、地震、风雹等为主。国家应急管理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 1.12 亿人次受灾,死亡失踪 554 人,直接经济损失达 2 386.5 亿元^[2]。灾害的发生对人们的生命及经济造成了严重威胁,同时由于灾害具有突发、不可控、易引发次生灾害等特性,多数人对潜在的灾害在一定程度上会感受到压力,存在恐惧或焦虑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其身心健康^[3]。灾害心理准备是灾害准备(Disaster Preparedness, DP)的维度之一,良好的灾害心理准备度可有效降低灾害事件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影响,促进其积极成长和应对灾害^[3-6]。我国学者对灾害准备研究主要集中在灾害知识、救援技术、危机意识、应急物资、信息获取等方面^[7],缺乏对灾害心理准备的研究,也没有专门针对灾害心理准备度的测量工具。本文对灾害心理准备度的概念、评估工具、影响因素等进行综述,以期为国内深入研究灾害心理准备度,提高公众及救援人员灾害应对能力提供

参考。

1 灾害心理准备度的概念

联合国国际减灾策略组织将灾害准备定义为“由政府、专业灾害响应和恢复机构、社区和个人建立的知识 and 能力,对可能发生的、即将发生的或已经发生的危险事件及影响进行有效地预见、应对和恢复”^[8]。灾害准备包括物资准备、知识和技能准备,以及心理准备等。目前关于灾害心理准备度的定义尚不统一。2003 年, Morrissey 等^[9]首次提出“心理准备”一词,认为当个人做好应对,并具有灾害心理准备时就可能降低灾害对其心理的影响。2009 年, Reser 等^[10]将灾害心理准备描述为个人内部的意识、预期以及管理自己在紧急情况下心理反应的状态。Clode^[11]认为心理准备是身体准备的基础,心理准备会使个人在灾害情况下积极地进行身体、生存等方面的准备和计划。Roudini 等^[6]认为灾害心理准备可以识别与特定压力相关的情绪和想法,是应对灾害压力的心理复原力的关键组成部分,是缓冲随后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保护因素。Zulch^[12]提出,在发生巨大威胁事件和灾难警报的情况下,灾害心理准备是指对意识、预期和准备状态三方面的提高,即对威胁的不确定性和情绪唤醒、个人的心理反应及管理能力的提高。灾害心理准备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概念,尽管学者提出了各种定义,但许多学者支持灾害心理准备至少需要包括 2 个广泛的心理层面:第一是认知层面,主要包括对灾害风险感知、自身应对能力、环境威胁等的了解情况;第二是情绪层面,包括自我意识、自我效能和情绪自我控制等^[13]。我国学者未针对灾害准备度的概念

作者单位:1. 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4);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2. 护理部外综片区 3. 急诊监护室

郭晓宣:女,硕士在读,学生, 2322026164@qq.com

通信作者:毛孝容, xiaorong_mao@qq.com

科研项目:四川省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项目(30320200061);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护理学科研究课题(CMAPH-NRI2022027)

收稿:2024-04-23;修回:2024-06-20

进行相关研究。未来可对灾害心理准备度进行概念分析,从而帮助管理者和研究者了解其内涵,为灾害事件管理提供参考。

2 灾害心理准备度的评估工具

2.1 灾害威胁心理准备度量表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for Disaster Threat Scale, PPDTS) 此量表由 Zulch^[12] 基于压力-应对模型编制而成,用以评估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社区人员面对灾害威胁前的心理准备情况。该量表可用于非特定的灾害^[14],包括地震、洪水、火灾等。PPDTS 包括对外部环境的知识和管理(13 个条目)、对个人心理反应的管理(7 个条目)、对个人社会环境的管理(3 个条目)及情绪反应的预期应对(3 个条目)4 个维度共 26 个条目,每个条目从“完全不正确”到“完全正确”依次赋 0~4 分,得分越高,灾害心理准备度越高。PPDTS 在大学生和老师中进行信效度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多国学者将该量表进行了本土化^[4,13,15-16],并对社区人员、护理人员等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和护士等群体的灾害心理准备度均处于中低水平^[17-19]。与其他灾害心理准备度测量量表相比,该量表应用范围最广^[20]。目前,该量表尚未在国内引进,未来可引进该量表进行跨文化调适,并验证其在我国人群中的适用性。

2.2 丛林火灾心理准备量表 (Bushfire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Scale, BPPS) 由 Boylan 等^[21] 于 2020 年编制,在澳大利亚易发生火灾区域的居民中进行了信效度检验,用于衡量个人对森林大火威胁的心理准备程度。该量表包含丛林火灾知识(16 个条目)和心理应对能力(17 个条目)2 个分量表共 33 个条目。其中丛林火灾知识分量表各条目按“正确、错误、不知道”作答,该分量表的总分等于正确回答项目的百分比。此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心理应对能力分量表包括社会支持、应对自我效能、乐观、积极主动 4 个维度,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1 分为“强烈不同意”,5 分为“强烈同意”)。量表得分越高,说明心理准备能力越强。此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该量表针对的是社区居民对特定灾害的心理准备度,适用范围较小。我国学者可以引入该量表,用以评估居民对于发生森林火灾的心理准备度。

2.3 灾难生存心理能力问卷 (Psychological Competencies for Surviving a Disaster Questionnaire, PCS-DQ) 该问卷由 Feng 等^[22] 于 2014 年基于地震幸存者及消防员对最常见灾害的个人感受、发生的情绪和行为变化,以及他们对灾难中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心理素质的看法编制而成,并在大学生中进行信效度检验。该问卷从灾害风险感知(5 个条目)、对灾害知识和自救技能的态度(7 个条目)、对灾害的低恐惧(6 个

条目)、对灾害的控制意识(6 个条目)4 个方面评估,共 24 个条目。每个条目按 4 分制评分,1 分为“非常低”,4 分为“非常高”,分数越高,灾害生存心理能力越强。4 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5~0.87。该问卷适用于我国普通居民、消防员或医护工作者对地震、火灾、洪水等不同类型灾害的心理应对能力测量,但目前在国内尚未被广泛应用。

3 灾害心理准备度的影响因素

3.1 人口学因素

3.1.1 性别 有学者调查发现,性别是灾害心理准备的重要预测因素,与男性相比,女性在物质和心理准备方面的平均水平较低^[3,18,23]。可能与男性和女性的的大脑及激素存在差异有关,当灾难来临时,女性更容易受到负性情绪影响,且持续时间更长^[24-25]。男性更有信心应对灾害,而女性对灾害的抗压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通常会弱于男性。Palupi^[26] 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男生和女生的灾害心理准备程度处于同一水平,提出大学生对灾难的心理准备不受性别影响。由此可见,性别是否影响灾害心理准备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性别与灾害心理准备之间的关系。

3.1.2 年龄 灾害心理准备度与年龄具有相关性。虽然儿童可能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但通常没有生活经验来帮助他们应对灾难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在灾害发生时儿童同时存在身体和心理方面的脆弱性与风险^[27]。有研究显示,中青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灾害心理准备度会上升^[3,28]。这可能是中青年可从各种途径获取灾害相关信息,其阅历和知识较丰富,财力可能增加,承受压力及应对挑战的能力相对较强。老年人获取灾难相关信息的途径较少,风险防范意识较弱,同时由于年龄及健康状况的影响,身体各机能明显下降,有认知问题的老年人可能在危机来临期间更容易变得焦躁不安、担忧多虑、思维迟缓或心理脆弱,从而使其灾害心理准备度明显降低^[29]。因此,需重点提高儿童及老年人的灾害心理准备度。在灾害来临前,儿童及老年人需要保持良好的睡眠,通过深呼吸、听轻音乐等使心情舒缓下来,鼓励他们主动从支持系统中获得情感和信息支持。管理者可以为儿童和独居老人构建区域性公众心理干预支撑服务体系^[30],该体系配备专业人员提供心理咨询辅导,可以对无法获得支持和帮助的儿童或老年人的心理准备度进行定期评估并及时干预,从而提高老幼群体的灾害心理准备度。

3.1.3 其他 与灾害心理准备度相关的个人因素还包括经济能力、文化程度等。调查研究显示,大部分灾害心理准备水平较低的人群来自低收入群体,经济水平较低者受到灾害的负面影响更大^[31]。无法获得与灾害相关的支持和帮助是导致低收入群体灾害心

理准备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贫困使人们只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来开展减少灾害风险的工作(如灾害培训、信息获取、灾害援助或其他相关支持),其灾害脆弱性增加,导致其心理准备水平降低。Said 等^[19]对护士的调查发现,不同学历护士灾害心理准备度得分存在明显差异,博士毕业生得分最高,本科毕业生得分较低。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学历提升过程中,经过长期、系统的学习更易理解与掌握灾害相关知识与技能;另外,学历越高的护士可能对职业及灾害的认知越全面,自我要求更高,工作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更强^[32]。因此,作为救援人员、政府或管理人员在制定政策时需关注经济收入和学历层次低的群体,不断地向公众传递心理危机与灾害应对的相关知识,鼓励其积极学习与灾害救援与心理危机干预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以提升其灾害心理准备度水平。

3.2 灾害经历 灾害经历是影响个人进行灾害心理准备的重要因素之一。Zulch^[12]研究发现,曾经经历过灾害的人灾害威胁心理准备度得分明显高于没有经历过的人,说明既往有过灾害经历的人心理准备更充分,经历过灾害影响的人对该特定事件表现出更强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Morrissey 等^[33]发现,当人们再次面对曾经经历过的灾难时,能应对良好,可能是因为先前的经验赋予他们灾害相关知识以及一定程度的自我效能感和信心,让他们具有一定灾害应对经验和可能面临问题与困难的预见性。然而,灾害经历也可能给个人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个人可以从灾难中获得更强的风险意识及救治经验,但如果灾害给人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则会使个人灾害心理准备度明显降低,甚至引起某些心理问题。做好灾害心理准备的护士会更顺利地由压力和失调情绪中得到调整,从而使救灾工作维持稳定状态。如果救援人员在灾前评估出其心理准备度低,则不建议其参加救援。因此,管理者需辩证看待灾害经历给个人带来的影响,需要对其进行动态心理监测,并针对灾害心理准备度低者给予针对性干预和帮助。若是灾害经历给个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建议可以采用叙事疗法进行干预^[34],引导其积极向上思考,并指导如何更好地处理灾难带来的身心及环境影响,从而使其保持个人情绪稳定以及提高管理灾害环境的能力。

3.3 灾害相关急救培训 接受过灾难相关培训,包括一般灾难准备、心理准备、压力管理和灾难心理健康培训等内容的护士灾害心理准备度更高。李彤等^[35]提出,对参加灾害救援的医护人员进行有效的培训和思想教育,有助于他们参与灾害救援前做好充分的心理应对准备。王欣梅^[36]提出,为了提高军队人员的心理素质,灾前准备应该包括灾前心理教育、模拟心理训练以及心理修复等内容。程良^[37]提出,在灾害发生之前,即“灾害准备期”对护士进行心理弹性方面的训练,可以有效预防灾害救援过程中和完成救援任务后心理危

机的出现。国外有学者发现,在工作前接受过心理健康培训的救灾人员报告的心理困扰症状较少^[38]。Said 等^[39]发现,参加心理急救培训后,护士的灾害心理准备水平显著提高,而未参加相关培训人员的心理准备水平保持不变。另有学者提出,以能力为基础的心理急救培训模式,即将学习过程分为认知(知识)、心理运动(技能)和情感(态度)3 个领域,可有效提高公共卫生人员的知识水平、应对自我效能感、个人复原力以及灾害准备程度^[40]。说明灾前心理培训对灾害心理准备具有积极影响。然而有调查显示,参加过灾害救援的医护人员受过专业灾难救护心理培训的比例仅为 25.5%^[41],说明医护人员灾难救援心理准备知识储备不足。因此,在进行灾前教育培训中应该加入有关心理内容,并采取丰富多样的培训方式,如观看灾区现场视频资料、VR 模拟体验现场救援,与具有心理问题的灾民进行沟通,并穿插加入情绪控制、风险识别、心理调适等课程,帮助救灾护士切实体验在不同灾害救援现场如何沉着冷静地进行心理调适,从而更好地解决受灾人群及自己的心理问题。目前我国还未提出具体统一的灾前心理培训内容及措施,未来可构建基于证据的能有效提升医疗救援人员灾害心理准备度的培训框架和内容,以提高我国救援人员的灾害应对和救援能力。

3.4 心理因素 Gandhi 等^[42]对护士和护生灾害心理准备度的调查发现,在大流行病管理中,自我效能感、乐观情绪和复原力可作为心理准备的正向预测因素。当个人自我效能感、乐观情绪、复原力高时,个人在面临挑战时的情绪调解和控制能力会得到提升,压力感也会减弱,从而使其在面对灾害时的适应性和灾害心理准备也变得越强,促使其能够积极地应对灾难情境。Zulch^[12]提出,心理压力、生活满意度、自我效能感和神经质对心理准备有显著的影响。Said 等^[39]对护士群体的调查发现,自我效能感高、自尊心强和性格乐观与灾害心理准备度呈正相关关系,而高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焦虑与低灾害心理准备度有关。在灾害培训中应当关注心理状况对灾害心理准备度的影响,并将这些因素中的可控变量纳入到教育培训内容中。如在教育培训中采用破冰活动等营造和谐氛围,通过深呼吸、冥想等心理训练缓解个人的生活压力^[43],或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加入积极心理学的培训,帮助个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培养积极人格和乐观情绪,提高应对困境的自我效能。

4 小结

目前,灾害心理准备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减轻灾害心理危机,提高灾害复原力,灾害管理与研究人员应该关注和重视提高民众与救援人员的灾害心理准备度。虽然已有学者提出灾害心理准备度的定义并研发相应工具以评估个人的灾害心理准

备度现状,但我国还未提出符合我国文化背景、具有较高特异性和灵敏度的测评工具。因此,我国学者可以自行研发或引进国外灾害心理准备度评估工具并进行本土化,也可以结合我国实际灾害情况,并结合不同人群的备灾特征,如普通民众、医护人员、弱势群体等,开发或研制具有针对性的灾害心理准备度评估工具。灾害心理准备度不仅与人口学因素有关,还受到灾害经历与培训、心理因素等影响。建议今后以灾害心理准备度的影响因素为依据,制订出本土化、可操作性强的干预措施。在灾害管理、政策制定、教育培训中充分考虑与备灾相关的心理因素,不断提高公众及救援人员的灾害心理准备度,全面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和承受能力,促进整个社会有效应对灾害。

参考文献:

- [1]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Global Assessment Report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22. Our World at Risk; Transforming Governance for a Resilient Future[R]. Geneva: United Nations, 2022.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应急管理部发布 2022 年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EB/OL]. (2023-01-13)[2024-01-22]. https://www.ndrc.gov.cn/fggz/jjyxtj/yjgl/202301/t20230131_1347819_ext.html.
- [3] Boylan J L, Lawrence C. What does it mean to psychologically prepare for a disaster? A systematic review[J]. Int J Disaster Risk Reduct, 2020, 45(2): 101480.
- [4] 许叶华, 毛孝容, 王芳, 等. 医护救援人员灾害韧性影响因素的 Meta 分析[J].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23, 23(8): 916-922.
- [5] Eriksen C, Prior T. Defining the importance of mental preparedness for risk communication and residents well-prepared for wildfire[J]. Int J Disaster Risk Reduct, 2013, 6(1): 87-97.
- [6] Roudini J, Khankeh H R, Witruk E. Disaster mental health preparedness in the community: a systematic review study[J]. Health Psychol Open, 2017, 4(1): 2055102917711307.
- [7] 周梦, 妮娜, 贾会英, 等. 社区护理人员灾害准备的研究进展[J]. 护理学杂志, 2018, 33(2): 99-102.
- [8]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NISDR). 2009 UNISDR terminology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EB/OL]. (2009-12-31) [2024-01-25]. <http://www.unisdr.org/we/inform/publications/7817>.
- [9] Morrissey S A, Reser J P.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advice in community cyclone preparedness materials[J]. Aust J Emerg Manage, 2003, 18(2): 46-61.
- [10] Reser J, Morrissey S A. The crucial role of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for disasters[J]. In Psych Bull Aust Psychol Soc Ltd, 2009, 31(2): 14-15.
- [11] Clode D. Coping with fire: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for bushfires[R]. Victoria: Country Fire Authority, 2010.
- [12] Zulch H.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for natural hazards: improving disaster preparedness policy and practice[R]. Geneva: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9.
- [13] Türkdogan Görgün C, Koçak Şen İ, McLennan J.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Turkish vers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for disaster threat scale[J]. Nat Hazards (Dordr), 2023, 118(1): 331-346.
- [14] Osman M, Altnta K H. Domains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Scales Measuring Disaster Preparedness among general populatio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Prehosp Disaster Med, 2023, 38(5): 636-644.
- [15] Veggi S, Di Tella M, Castelli L, et al.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of psychologists during the COVID-19 emergency: are there an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J]. Behav Sci (Basel), 2024, 14(3): 168.
- [16] Sanger A S C, Nurpatra N I. Comparing men's and women's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in Cangkringan for Mount Merapi Volcanic Eruptions[J]. KnE Life Sci, 2018, 4(10): 311-318.
- [17] Panjaitan R U.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and anxiety among elderly in earthquake prone areas[J]. Enferm Clin, 2020, 30(3): 45-48.
- [18] Agarwal V, Sharma S, Gupta L, et al. COVID-19 and psychological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 unmet need[J]. Disaster Med Public Health Prep, 2020, 14(3): 387-390.
- [19] Said N B, Molassiotis A, Chiang V C L.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for disasters among nurses with disaster field experience: an international online survey[J]. Int J Disaster Risk Reduct, 2020, 46: 101533.
- [20] McLennan J, Marques M D, Every D. Conceptualising and measuring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for disaster: the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for Disaster Threat Scale[J]. Nat Hazards, 2020, 101(1): 297-307.
- [21] Boylan J L, Lawrence C.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bushfire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scale[J]. Int J Disaster Risk Reduct, 2020, 47(4): 101530.
- [22] Feng D, Ji L. Development of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to assess the psychological competencies for surviving a disaster [J]. Disaster Med Public Health Prep, 2014, 8(3): 220-228.
- [23] 张源慧, 唐龙, 蒋倩, 等. 紧急异地救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护士早期心理困扰调查[J]. 护理学杂志, 2020, 35(5): 5-8.
- [24] Christiansen D M, Hansen M. Accounting for sex differences in PTSD: a multi-variable mediation model[J]. Eur J Psychotraumatol, 2015, 6: 26068.
- [25] 程刚, 肖友琴. 社交焦虑障碍的性别差异及其生物学解释[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5, 23(2): 307-312.
- [26] Palupi L S. Is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for potential disaster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C]//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Surabaya: Institute of Physics Publishing, 2021.
- [27] 谈子敏, 田甜. 灾害脆弱性视角下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儿童权益保护[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5(3): 101-111.
- [28] Tomio J, Sato H, Matsuda Y, et al.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disaster preparedness in Japanese provincial city: a population-based household survey[J]. Adv Anth, 2015, 4(2): 68-77.
- [29] 廖先珍, 严平, 周红丽, 等. 老年人备灾现状及应对策略的研究进展[J]. 护理学杂志, 2019, 34(9): 110-112.

[30] 梁丰,李盼盼,彭虎军. 公众在重大灾害发生时心理危机干预分析[J]. 灾害学,2020,35(1):179-183.

[31] Pollack A A, Weiss B, Trung L T. Mental health, life functioning and risk factors among people exposed to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and chronic poverty in Vietnam[J]. B J Psych Open,2016,2(3):221-232.

[32] 任丽芳,李樱子,樊晓奇,等. 综合医院护士灾害救护准备能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华护理杂志,2023,58(13):1623-1629.

[33] Morrissey S A, Reser J P. Natural disasters, climate change and mental health considerations for rural Australia[J]. Aust J Rural Health,2007,15(2):120-125.

[34] 李晓同. 重大自然灾害后心理干预行为教育对策[J]. 灾害学,2019,34(4):181-184.

[35] 李彤,杨伟锐,郑夏兵,等. 突发事件中医疗救援队伍的全方位心理支持措施[J]. 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2020,41(2):174-179.

[36] 王欣梅. 灾前心理危机三级干预措施的探讨[J]. 实用医药杂志,2011,28(8):743-744.

[37] 程艮. 灾害救援护士的“自我心理调适”与心理危机干预对策[J]. 中国护理管理,2018,18(7):888-894.

[38] Schafer A, Snider L, Sammour R. A reflective learning report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s of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PFA) in Gaza[J]. Disaster Health, 2016,3(1):1-10.

[39] Said N B, Molassiotis A, Chiang V C L.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training in disaster preparedness for nurses working with emergencies and traumas[J]. Int Nurs Rev,2022,69(4):548-558.

[40] Lee J S, You S, Choi Y K, et al. A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the training effects of a didactic and simulation-based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program in students and school counselors in South Korea[J]. PLoS One,2017,12(7):e0181271.

[41] 盛月红,吴菁,叶旭春. 灾难救护医护人员心理救援能力培训需求调查分析[J]. 解放军护理杂志,2015,32(8):24-27.

[42] Gandhi S, Sahu M, Govindan R, et al.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for pandemic (COVID-19) management: perceptions of nurses and nursing students in India[J]. PLoS One,2021,16(8):e0255772.

[43] 李方勤,邢琳琳,范玲. 积极心理学培训对重度工作压力护士的影响[J]. 护理学杂志,2023,38(6):96-100.

(本文编辑 李春华)

青少年 1 型糖尿病患者疾病身份认同的研究进展

董文文¹,郭永攀¹,张春慧¹,张广超²,牛雨昕¹,宋方钰¹,渠利霞¹

摘要:疾病身份认同对青少年 1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具有显著影响,当患者存在适应性的疾病身份认同时,会更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和管理疾病,实现疾病管理目标。对疾病身份认同的概念、评估工具(包括疾病同一性问卷、接受糖尿病与个人治疗调查)、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自我管理行为、社会心理因素、社会支持)及干预措施(包括叙事疗法、心理剧干预及应用现代信息化技术)进行综述,旨在为护理人员开展相关研究、制订干预方案提供参考。

关键词:青少年; 1 型糖尿病; 疾病身份认同; 自我意识; 自我调节能力; 疾病管理; 应对方式; 综述文献

中图分类号:R473.5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4.18.125

Illness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with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a review Dong Wenwen, Guo Yongpan, Zhang Chunhui, Zhang Guangchao, Niu Yuxin, Song Fangyu, Qu Lixia. School of Nursing and Health,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Illness identit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blood glucose control in adolescents with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When patients have adaptive disease identity, they are more inclined to cope with and manage the disease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to achieve disease management goals. In this paper, the definition, assessment tools (including the Illness Identity Questionnaire and the Accepting Diabetes and Personal Treatment Survey), influencing factors (mainly including gender,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of illness identity (including narrative therapy, psychodrama interven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ere review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nursing staff to carry out relevant research and specify intervention programs.

Keywords: adolescent; diabetes mellitus, type 1; illness identity; self-awareness; self-regulation ability; disease management; coping style; literature review

作者单位:1. 郑州大学护理与健康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董文文:女,硕士在读,学生,2895273324@qq.com
通信作者:张春慧,zhangchunhui0617@163.com
科研项目:2022 年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222102310342);
2024 年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242102310058)
收稿:2024-04-09;修回:2024-06-05

国际糖尿病联盟公布的最新版全球糖尿病地图显示,2021 年全球儿童青少年(20 岁以下)1 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T1DM)患病人数高达 121 万,每年约有 1.5 万名 0~19 岁的儿童青少年确诊,且发病率逐年升高^[1]。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 T1DM 的平均年临床发病率为 3.16/10 万,复合年增长率为 5.6%^[2]。具备适应性的疾病身份